

藏書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藝學儒臣

字學

○鍾繇

鍾繇字元常穎川人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爲廷尉正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擾方有事山東深以

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操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急關右平定使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將兵至諸將議欲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來關中陰與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欲歸其得至乎援剛愎好勝必

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繇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而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釜并爲之銘丕篡位遷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傅太和四年繇薨繇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冢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輒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豈

虛言哉

王羲之〇子敬等附

王羲之字逸少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若浮雲矯若驚龍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

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
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望王丞相時欲內吾
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
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
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
多矣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
協羲之為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為書止之浩
又不從果為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
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

喪敗惑亂朝羣醫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等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游會稽有孤居姥養鵞善鳴羲之市之未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亨鵞以待羲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亦往觀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去其任率如此在戢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

扇羲之書扇上各爲五字姥初不善羲之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姥自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矣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苦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羲之卒時年五十九七子知名者五玄之早卒次凝之工草隸仕至會稽内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而凝之彌篤孫恩攻會稽急凝之入室請禱出語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初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爲桓冲騎兵參軍嘗從冲行值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獻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

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府議者謂羲之草隷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覩翫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

所聞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盜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

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柬之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以不似也

○褚遂良

褚遂良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曰虞

世南歿無與論書者矣魏徵白見遂良帝方博𦂳王羲之帖然眞僞莫質遂良論其所出無舛冐者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主得觀之乎對曰今之起居卽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取而觀之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于時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閤侍帝許立以爲嗣帝謂侍臣曰昨日泰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此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之後臣當殺之而傳國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

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帝將立武昭儀或謂無忌與李勣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

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先帝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
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
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
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
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

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世南晩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況之瑤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但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遂良曰既若此何更留意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乃喜而退

〇懷素〇附黃山谷

僧懷素姓錢氏踈放不拘無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形授其筆法至中夕形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

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
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
十聲曰得之矣經歳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
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
王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
竪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歳顔太師以懷素爲同學
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
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
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

腳爲草書豎牽之極眞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又
辭去眞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顔
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
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
路一一自然顔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
聞所未聞之旨矣

黃廷堅字魯直洪州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教
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蘇軾見其詩文以
爲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

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實録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廷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之對曰廷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乃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廷堅善行草書楷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顧之甚喜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

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爲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民生所須粟絹二者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令人襲而用之耳乃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遂集賢直學士而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得出入宮門從容宴語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去乃出知汾州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

祐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眷顧甚厚嘗以比唐李白宋子蘇瞻云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絶倫且通佛老之旨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是歲卒年六十九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絶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

所掩知其書盡若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誠然乎哉

畫師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善丹青圖寫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所未有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者祁寒並不下筆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刹注一百萬後寺成僧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

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愷之爲虎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眼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明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然後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

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

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録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吴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
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
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磻礴胸臆者甚富乃集眾善
以為己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閣
山林草野閭閻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
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
世俗畫工混為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黑分也
大抵公麟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其成染精緻
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

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有損增嘗寫騏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圉人懇請恐并爲神物取去有法秀師譏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乎公麟恚曰作馬無乃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

何以洗此過師曰但嘗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絶妙天下仕宦居京師得沐浴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興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太宗㝡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有知者者韓愈論文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為好惜古文之難知也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摶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熈

郭熙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于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絶峰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

蜀黄筌○孫位孫知微徐熙附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吳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 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

陸殿下鷹見雉擊臂數數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

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黄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謂之湨骨圖筌不復致 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器工

馬鈞

傅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

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鈞曰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

未盡善也作者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邉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叅兩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寶坻人始爲黄冠師事青州杞道録傳其藝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閲秘書圖畫見唐魏徵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於是遽走廟中即日成像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

○大將

○孫武子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魏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

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
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
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
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
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
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
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

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

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從不知其計者乎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此時賈授首矣

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

不戰而屈人兵

氏曰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吴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絫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吴起殺其謗巳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乃之魯學兵法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吴起吴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取秦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歿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

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鼂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召廉
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問
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

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閼與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

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趣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

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尒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

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致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

襲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犇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

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至漢時
馮唐對文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
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
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今吾毋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
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
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

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
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
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
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
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

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大好漢）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上士也王月治王無）（雖得食之人何以又無双也）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
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
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
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
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
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

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信識見如此全白謀全不消何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不遇全故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而還信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
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
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
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

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無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

要緊看

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即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敺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避不肯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

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
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即令張耳
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
大之是
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
胡說可恨真利口真佞人
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

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無人論）

其計（安彼職）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田氏、酈生、總然）

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

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

萬救齊或說龍且曰（大是計著）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

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

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是）所得食可毋戰而降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

致於人

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

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

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
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
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
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
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
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矣以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

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
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
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
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
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
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
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
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
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
為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
袴下者以為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陳外兵出入漢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欲謁上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亨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

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

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也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好、漾

李生曰蒯通爲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

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方其設壇始拜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下拙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吞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刲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爲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酇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寃痛然　以其餘幾之人哉

○周亞夫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

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
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

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殽黽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以[illegible][illegible]爲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皆執以爲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乃召亞夫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使當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哉景帝非入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宥之可也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